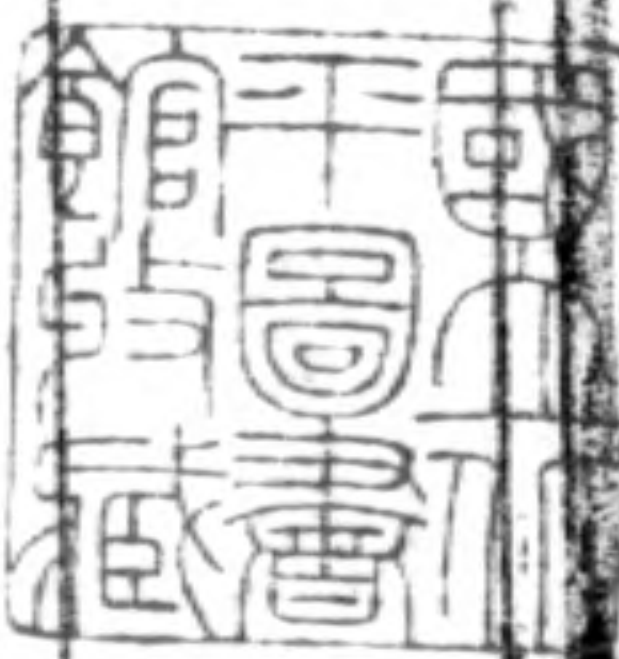






彭城集卷三十一



宋 劉 攽



啟四

回呂內翰啟

伏審膺明詔之敷求首禁林之遴柬持橐簪筆極侍從  
 之深嚴大策高文兼號令之溫雅德選攸繫金謀允諧  
 恭惟某官操履端冲文華珍粹正容足以悟物令福由  
 乎殿邦世稱高陽實濟其美士推李固是復為公簡在  
 淵表亟疏寵秩豈特追長卿之視中偕楊秉之授經  
 方將訐謨遠猷攄發素蘊必復其始永觀厥成自聆命



命之行甫慶得賢之盛感期厚願垂華旎佩服之誠  
敷述奚究

賀葉內翰啟

右某伏承光膺朝綵入踐玉堂蓋侍從之上游實文章  
之劇選伏以其官積學闢與沉機照微經緯之氣甚高  
謀謨之術維懿久宜振纓內相矯翌鑿坡以富國之偉  
林奪司會府因飛蠅之餘謗暫屈英藩朝廷思賢士類  
引領果亟下於明詔方入見於北扉某辱某辱知頗深  
聞命增慶念守挈鉞之智莫伸進面之儀延晞軒柱祗  
勞肺腑伏冀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謝樞密諫議啟

向膺中詔出預尚城剖符得人深媿逾涯之寵負乘致  
寇匪惟不稱之羞由蒙化於大鈞幸不遺於蟠木夫賜  
而不德此誠真宰之風貪於自私茲乃小人之智輒捐  
竿牘毋溷高明馳光寢後思闕坐阻晞符階而載從耳搖  
心怖而靡寧伏惟贊襄萬微翁受多福恭惟某官學躋  
聖奧智為帝謨躬人傑之茂姿韞王佐之妙畧運籌制  
勝回千里而不違舞干敷文亦七旬而來格行正鳳池  
之拜以副海隅之心

回孔朝議啟



叨膺中詔濫預中城奉使典州既繆澄清之寄剖符莅  
郡未知豈弟之方矧東魯之奧區餘姬周之遺化禮義  
好學士風甚修桑麻養生民業既富將以不擾庶乎有  
成言詢鄉校之賢實得聖師之裔峻秩惟月高義薄天  
風叨傾蓋之游茲有垂仁之使遽承珍翰垂喻深衷佩  
服之誠敷陳罔迨

回參政諫議啓

伏審光被制函進參視政賢才之舉不待次而後宜聖  
賢之符必非常而胥遇夢卜以之先協占象動而吉期  
上心定于勿疑僉論由是允若伏惟某官全德具美海

辰致君雖巽避而弗居如譽試之已效側聆成命方慶  
遠圖過墜珎題曲形謙德

回留守諫議啓

茲者被命來東承乏居守會隼禩之稅駕奉麟玉以文  
符京兆五日之期此仍半古詩人三秋之思顧已積年  
既挹高風豈勝厚幸爰及簡書之畏敢僉信次之間遽  
遠英標益勞吝腑方息而就舍謀裁楮而置郵敢謂謙  
光猥貽華翰佩銘于素啟處增榮伏惟某官學茂幾先  
智深物表論議出於亮直文彩直於彌彪式嚴公輔之  
求僉許爭臣之選即期登拜以副輿詞更冀寅為宗祀



精調寢鍊鍊

與王承旨啟

效智小邦晞風右首維期會之事幸免於沈迷而繩墨之間自慙於結約思復侍個儻之論窺雍容之輝眇如雲霄倏更歲律伏惟陟降帝側綏養時中恭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於筆舌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國器必且擢躋柄輔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又

僻守遠郡有張敞繩墨之嗟願為中郎無汲黯禁闥之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天之游邈焉雲漢之高益歎泥滓之陋伏惟燕見多暇啟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樞學優聖與言必垂於士則智悉諧於帝謨於以經緯人文贊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聲毫之差元龜告猷絕幽深之阻輿論斯久休命歸焉

又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於期會之務雖馳情而無極曾奏記之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于曩顧猶竊異於兼容隆暑在晨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啟



處休休恭以其官惟茂天札學優聖域處全德以耀世  
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  
試之難而已周而文武之材見於事而咸效上方酌輿  
論之僉屬峻寵章而奮庸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饋

回知府侍讀給事啟

比者某官寵分左符即藩巨鎮昆吾舊許是堆輿區黃  
霸穎川素推高第良卧資治以副輿言某官學茂鄰  
志深許國調護之寄嘗羽翌於東朝承之求宜股肱于  
近輔惟是陪京之重寔觀報政之休茂風聲于一方流  
河潤于千里豈其謙光示好珍贖惠音碩味于三佩銘

兼極

為韓相回文侍中啟

比者叨膺詔策登冠鼎司愧非柱石之資猥豫股肱之  
選遜避無所邑勉效官國家嗣五聖之丕圖接千歲之  
絕統禮樂制作而大備憲度著明而日新夫惟丞弼之  
求憂卜為重未有輕棟梁於構厦簡舟楫於濟川豈其  
寡材可使非據如某者學慙遠道智謝興幾驟承之于  
真行每願忠於就烈已試之效曾未覩於毫分求舊之  
仁仍拔出於千萬震跼殊寵泚汗厚顏默焉退思抑其  
有自此蓋某官義敦舉類明極知微鈞治之工既裁成



於庶品吹噓之賜早借譽于當年以是最軀荐衆休命  
方仰遵於講畫遽流示於誨言過形溢美之詞深喻逢  
辰之幸佩銘於素啟處弗忘

賀文侍中啟

伏審勉膺詔旨進服龍章讓德深高民聽皆聳懋功維  
典聖睠靡移大廷拜嘉指紳胥悅恭惟某官為國元老  
致時太平總金鼎玉鉉之和兼黃越豹韜之重文綏武  
服垂憲建休而粲然風揮日舒贊襄輔和而允若主上  
以二伯分治三公推八外資作牧之權內倚納言之任  
併疏寵數粵疇顯庸是以中朝夙夜之賢方內游談之

士矚其風者咸曰休哉敢圖遜與過陰緘縑荐及窺藻  
文之溫密俯蓬心而悚惶

西判府文侍中啟

伏審寵被制文進躋左相恭惟慶慰竊以其官包人傑  
之偉量躬聖相之茂資總國鈞而迓衡兼天爵以經世  
正色率下風動乎海隅之邦無疆惟休日新乎賢人之  
業來全秦之舊壤當西土之與區總制諸戎折衝萬里  
分閫注意資元帥之中權珥貂建毛極上公之寵數帝  
眷茲茂民瞻所同雖齊侯賜履之榮吉甫為憲之盛  
銓德度義異世同符尚復懷謙若冲遜美弗處辱緒



言之來暨欽三讓之深高佩服之誠啟居無斁

賀太師司空文侍中啟

伏審受策中宸躋榮右相峻上公衮章之賜兼師垣齋  
鉞之尊合德維宜輿情胥洽恭以某官職周道本智極  
時中常自許以咎夔期致君於堯舜肇允初試靡求近  
功蓋夫元精所生將保佑于明主天儒之效必先榮于  
本朝昔阿衡之相有商畢公之輔周室禮樂制作遠丁  
百年之期老成典刑歷贊三后之治彼竹帛所記用為  
美談而聖賢相逢親際盛旦海隅後治乎風動黎民不  
變於時雍而後推功名而不居執謙退而自牧主上以

講畫可以勿失偃息猶之作藩重違至言詳案故事併  
疏優典以徇朝僉資姬旦之苗周命魯公之拜後凡預  
觀聽孰不欣愉某跼跡小邦晞光熒座徒有執鞭之慕  
邈無齒錄之期瞻望台階卑情不任區區之至

謝苗守文侍中啟

伏念某樗散之質輒落無庸早蒙陶冶之和密預丹青  
之化起于病發仍沐選掄以斗筭致寇之材濫虎竹嵩  
城之寄賜而不德固元宰之休風眷言所歸抑小人之素  
願屬章綬之攸繫趨門闌而靡諧仰惟居守別都悻樹  
寬教吉祥止止啟處休休恭惟某官道茂天經量兼



人傑純固所以幹國淵潛足以禮神思致君子勛華獨  
比德於伊管伯始佐漢天下美其中庸吉甫在周萬邦  
憲其文武蓋唐堯咨四岳以共治康王勅三后子保釐  
夫帝皇之募豈不同條而共貫中外之任固將均逸而  
優勞方詠衮衣之詩復下玉堂之策

兗州賀雍王除本州節度使啟

伏審顯膺詔策光被寵章進位上公啟封大國本朝隆  
建親之曲東人榮賜履之儀凡屬統臨悉同歡抃某方  
拘印鞅阻詣賓除瞻望台庭不任聳躍

賀東陽郡王啟

伏承肅遵詔旨恪膺命書注意所存允協士民之望撫  
封攸寄益知屏翰之尊伏惟某官國器宏深天機秀發  
樂為善而不厭求多聞而益彰金玉其相社稷之鎮分  
茅昨土外則建宇懿親登槐秉鈞內則倚之元宰寵數  
加等盛德謂宜側跂英標俯深聳抃阻修慶謁徒極欣  
愉筆舌所宣萬一奚既

賀潁王啟

伏審涓休穀旦受冊上臺帝命往諧廷論胥慶恭推某  
官蘊中和之正氣挺明允之篤誠體喬梓而自修如圭  
璋之特達樂善忘勢綽然時敏之休處師勿煩卓尔日



新之美是宜錫介圭而頒瑞加金輅而撫封啟公車千  
乘之尊兼附庸四等之富以今况古曾何可倫尚德展  
親於是乎在側聆嘉惠俯集歡悰阻叩賓榮少伸鳧  
藻

回通判郎中啟

近者齋躬粵趣便道幸緣靚晤良副傾依遽遠風儀寢  
更月律承榜人之杯膠緩葵戌之瓜時既審涓辰已新  
條教辱飛文之見暨載厚意而巨量長夏祥炎番神泰  
定齊城既度厯下為尤邦政所先治中居右佇聽宜民  
之詠即膺側席之求勉務保和以符言願

回長官負外啟

從事侯藩託居仁里聆素譽於鄉彥辱雅游於中華欽  
仰風徽內多景慕何意隆謙光之厚德垂執訊之縉辭  
詳味於三佩服無已其官天財超越吏術該明千室鳴  
絃久暉武城之化三年奉最將陪東觀之書更冀葆光  
以符言願

謝宋相公送酒啟

伏蒙垂顧具寮寵頒名酌揆嘉魚之燕衍愧小人之屬  
饜飲醇味和既旨且有伏惟某官位隆九牧化覃二南  
賜之所加世以為幸夫何懦品尚沐不忘麴蘖之精固



常厚於君子，錙墨之耻，仍不遺于小邦。拜命自慙，銘表無斃，謹當推賢，將簞醪之意，使其上下必均。法詩人，蘇葉之章，不以菲薄廢禮，卑情無任荷戴之極。

回知縣啟

閣阻風，微馳想談，晤側聆敏政，竊喜仰成。辱惠緘，題過形，鑿與佩，銘于素啟。處不忘寒律，向終谷神，增勝更，斬善毓，以副願言。

回臨濮知縣啟

瓜戍有期，芝書適及，俾從久任，內愧無庸。荷天澤之逾涯，顧郡章而增惕，敢圖厚念，垂祝華牋，披繹以還，佩銘。

奚究方隆，冬之凝烈，惟福履之綏寧，益冀保頤，以俟鶚奮。

回知郡太保啟二條

過叨朝寄，假分郡符，瞻賢王恭梓之區，每虔禮貌，聆盤石維翰之秀，載仰丰徽，豈謂謙光忽垂，華翰研味，勤勤之旨，徒深叩叩之誠，方此長贏，阻前談對，勉希葆攝，以俟寵光。

潤奉音徽，倏更歲籥，疆場洵阻，郵置差池，懷賢之心，何風增歎，何意愛之過厚，辱緘勝之見臨，披玩于三佩，銘無斃，欽承藩政，多裕天休，降康其官，智畫沉深，机符敏。



銳威望久馳于敵國誠心素信于士林鎮靜一方既獨  
推於治最折衝千里曾何假於勇功行疏茂恩以酬美  
效

與都巡太保啟

比者叨膺詔除獲二郡治願以迂踈之質猥當閔決之  
權言詢事睽側聆民譽某官智畧恢敏威名著聞佇奏  
課於中宸即升榮於勇爵未親豐表遽辱華緘威著之  
深敷陳罔究初寒屆候保攝是祈

與蘄州知府太卿啟

拜遠門墉倏移歲律道途夙邈居絕馬牛之風簿領沈

迷遂曠竿牘之禮內訟踈慢深集悚惶某官淵量雍容  
純誠厚載惟樂善而忘勢遺達尊之在躬寵荐孤生親  
於抗禮錫以瑤華之問穆如咳唾之音佩服珍詞銘藏  
丹腑始秋沆碭德履粹和神明所扶豈弟多福三江震  
澤擅富庶於全吳西振左司著名稱于前世牧守之重  
今昔攸同然而本朝舊儀上卿特攝固將坐論道于兩  
社豈宜專報以于連城更冀精調寢興寵綏戩穀

回致政成承奉啟

今者軒車來臨談晤為慰疑年逾于絳老畢娶何類于  
尚平載仰高風足論傾蓋睽別之後渴詠良深猥沐函



書但多銘佩

謝制置發運侍制啓

伏蒙誤意謗材過形荐贖奉令承教曾未效于毫分  
枯發生何遽承于咳唾愧慚無似起居不皇伏惟其  
知畧淵微神机敏達獨究阜民之術內深當守之知半  
策所施錢若流于地上一言之助士或起于途中以是  
輻湊通物之賢雲集俟時之傑或異陳力而就列畢  
而願知歸歷歲時奔走道路必著成效乃沐先容其有  
所譽莫非已試如其者天資踰淺儒術濶疎誦誦師言  
無益商功之妙顛暝古學殆非應變之方跼蹐海邦苟

逃官諫惟吹噓之所及雖夢寐之未嘗敢圖不汝遐遺  
副之甄采仰揆宏量曷測深仁蓋大賢以泛愛而為懷  
周材以信順而具美俱收並用乃全百藥之功少失獲  
多無害五祀之善以茲孱弱驟玷揄揚謹當緝墨首公  
水淵勵已真收涓露之效以答丘山之息

與張侍制啓

近審剖符分陝揭節經途鞞弩前驅預知迎而自幸樵  
蘓不爨慙地主之無堪何大賢泛愛之隆存久要不忘  
之眷位貌無隔燕談若初欽緒言之有餘惜曜靈之俄  
景前旌既抗清塵遂造寤寐音徽勞企各腑恭惟和布



善化翁受純禧矧以其官智度淵冲懿文珍晬自一時  
之領袖為本朝之羽儀孟嘗有言必將出相李固盛德  
是復為公方且試蕭芝于治民廣召南之聽訟乃瞻攸  
重奮庸匪賒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饋

謝運使太丞啟

伏審膺方底之詔書登奉常之峻秩陟明懋賞所以敷  
勸于有勞增秩即苗蓋使久成于美俗側承休命良激  
懦衷恭以其官稟氣粹真毓材長懋声隆隆而浮寔刃  
恢恢乎有餘百城畏懷師保立則九賦所入歲時罔虛  
果疇異庸驟躋清貫蓋以示奮飛之漸亦將為拜進之

先某方守屬城阻修謁賀區區之至一一竊同

回單州蘓駕部啟

叨膺詔除領持漕事無將明之遠倫有壅蔽之陋心何  
以宣布上仁商度利術視事伊始撫已惕然某官交分  
素隆明情深薦何以見教方有賴于高明反同眾人但  
曲貽於竿牘愧佩之至啟處不遑匪遠披承併當款  
叙

回泗州李駕部啟

猥承人之得攝郡符惟舟車之要衝且牒訴之叢委  
稱過使客苦于厨傳之勞期會簿書疲于簡對之事以



茲曠日未嘗少間雖托寶憐實踈竿牘仰惟布宣多裕  
啟處集休道路之謠已熟聞于善最河海之潤亦并及  
于下流行佇豐恩以符輿頌

謝王駕部

伏聞誤意謫材遇形存牘效智幕府願為牒之尚新騰  
章公車荷特達之已甚且今牧伯之任蓋為耳目之官  
知人安民前典之成訓選士報國明哲之用心固當得  
魁畧不世之材清修達識之善結果居最從事獨賢而  
後稱副旁求光輝添鑒拔茅連茹以三陽之邁亨將車  
維塵祇百憂之自悔伊昔攸重豈今獨然伏念其植性

弗明從學加陋聞見不愈于區蓋論議常遠于事情幸  
中第於太常蒙代耕於祿仕賦命多舛已懷魯氏之悲  
久宦無成私慕長公之志復從銓調仍預賓筵文學備  
員以不才而自幸庶能應詔豈衆賢之敢偕且小官必  
藉累日而為勞本朝不以虛名而取士而比愚慙無似  
開閱未聞雖使有斷技之稱亦宜居已試之後敢期吹  
噓所及庸暗獨先加溝斷于青黃資燕市于碩盼撫躬  
自愧量力奚堪此蓋伏遇某官德度淵冲精識周敏樂  
善以為己任泛愛以厚人倫謂容衆矜賢以示育才之  
旨且拔十失五未墮得士之規忘此疵癥樂其樹立櫟



社之慶幸匠石而有成蒼蠅之飛賴騏驎而自致敢  
恪脩士訓祇服官箴羔羊素絲宥希于一節塵埃涓露  
或異于寸長無負原知以羞善類

回沂州知郡駕部啟

疆場連屬鷄犬相聞側承布政之初已洽宜民之譽方  
脩罕牘遽沐緘題以謙光之過隆知睦隣之深幸其官  
材猷敏粹知慮優長至必有聲事多歷試暫此維藩之  
寄即觀報政之休良務葆調以須超擢

回新知州王駕部啟

向被銓符獲依郡幕仰知雲而知庇懷爵刺而自通濠

子三戟之門喜于一見之賀遽違德表寔易馳光紫泥  
新書竦聞于休命青氈舊物仍復于高閣藹道路之謠  
想見澄清之轡敢謂不忘曩頌曲垂緒言側承咳唾之  
音甚于丘山之賜恭以其官盛德濟美全材適時學與  
仕以皆優聲中實而並茂譽于所試去常見思是宜付  
千里之樞當三輔之重尤異之積可俟奮飛之漸詎  
量其效智甚微承教有素瞻前旌而載簪依大厦而逾  
驩伏異益務葆願以符祝頌

賀省副啟

伏審光被檢前造登計府伏惟慶慰恭以其官天材長



林國器宏深刃無縻肯之勞文含經緯之氣出宣使指  
居為吏師賢選有無民不加賦高度功利地若流錢果  
疇美俗之勲進貳大農之柄孔桑心計蓋擅譽於無垠  
商管利權方收功於既富其早承雅頤側聽豐恩由印  
鞞之見拘阻門闈之修慶

回富相謝官啟

伏審還節將壇升榮揆路陪中宸之祀奧總行臺之會  
衝錫命深優服寵惟允恭以其官純誠體國不績在民  
德愈盛而若冲名既遂而弗處屏翰列辟偃息足以作  
藩師長具僚體貌絲茲比重方深慶悅遽辱緘騰仰窺

遊興之俯積佩銘之素

回教授主簿啟

伏審光膺詔選來蒞郡庠邠魯之風去聖逾遠師儒之  
教得民匪輕喜聆茂恩寔當遴柬過承流問良極感深  
即遂披瞻更希善毓



堯集據水西家集名  
大門廡記一臨湘縣  
武亭記二首及物入

彭城集卷三十二

記

直講題名記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為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為明正己而物正、可以為脩蓋、所謂德選者、至于文能案章、勇足決斷、非不切且重矣、任為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輔得及之焉、其重輕先後、豈

癸卯嘉平沈叔挺校

宋劉攽撰



虛而已哉。夫治起痛粗事以趣辦，由武夫掘興，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計功者，當是時也。人謂學校無所用，及夫治世隆平，既庶而富，武斷無所施，其謀強固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興行，幼學孝弟，耄期稱述，修其冒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愧于人，仰不愧于天，然後知教學之為達材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法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賤生于無所用，由于不可得已耳。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于四海，乃京師太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舍，名臣建議興事，未嘗不以為先。由是觀之，其為太平至治，不其然乎。唐制博士三

科上為尚書，其次出為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者，悉以補諸侯王師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升者最多。自建隆末，學官之至相府侍從者，蓋嘗班班焉。惜其未嘗記錄，無以詔後。問于耆舊老人，得其甲以下若干人，故為作記，刻石具刻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俾來者得嗣而志之焉。

郡牧司題名記代韓龍圖作

國馬之政，周以校人，中大夫，漢以太僕，中二千石，掌之。則國朝群牧之任也。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以給衛道。田戎之役，周之制也。約漢京師有六廄，五監，邊郡



則三十六苑以盛武事漢之制也侈大本朝監于前古國馬之政有舊至于熙寧大新制度總綱數名實以監牧之在郡縣者寒暑暴露不能致息而惜其土田之良寧以與民於是盡斥賣其地聚其賦以市馬而以芻秣度支移之三司馬不復在牧餼秣以時蕃庶維嘉益舊金帛以與西戎市馬之來東者躡迹御尾千萬不絕費不出于大農而國馬大備於是內供郊廟之祀外儲軍旅之用義勇保甲之士當受馬于公者及近臣之賜予使車之驅馳無不給足昔者魯僖公有明德詩人頌之其序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國人宜之夫馬固武備雖諸

侯不可闕也而牧馬者或以妨民及魯侯之善在不妨民不妨民是之謂務農重穀而遂稱之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其不信乎魯雖諸侯小邦而頌詩所褒尼父有取焉尼父之所取則我朝之所用夫聖人之治四方風動何遠之有故國馬之數兼于周漢而宜民之善存焉駟之詩曰思無邪思馬斯才夫以區區之魯諸侯之事必當思焉無邪而馬斯才况以天下之大法駕之奉居其官者豈易為之哉其年其以其官領群牧使事適當更制立法之始思之無邪豈敢自謂能庶幾于古人惟前日之在官者戰戰兢兢猶吾志也于是刻石作題各



而著其語于叙端漢書公卿表太僕名氏歷歷可考今  
之題名猶班氏之志于以備史官之求宋可以無遺自某  
年始從某人以下九得若干人來者可繼而書也

開封府南司判官題名記

舊京府皆置少尹二員及它官領尹事則少尹更為判  
官與推官二員通掌府事四員者名品雖小殊無分職  
也國家太平日久生齒增息京師至三百萬家盜賊訟  
獄文移簿籍十倍于初故府官力有不暇給矣治平三  
年始詔增置判官一員領使院事民間謂之南司自是  
府事始分盜賊獄訟北官主之南司推文移簿籍是察

於是舉無留而官得休息暇逸云好事者或侈大文書之  
多猥云日一更筆其寔不然其最甚時在朝晡以二辰  
決之無遺然來事源源不絕迨昏黑而後止疆畝者有  
不及者不足理之常也初置官孫坦領之至熙寧十年  
凡若干員其得承諸賢之後因錄以為題名記并叙其  
端末者得嗣而書之于是其視事歲遠期月日無餘  
寔元豐元年九月四日也

曹州修城記

曹與鄭滑故皆為輔郡今二州北入于王畿惟曹自若  
夫曹固古之成國也故振鐸文王之昭定陶濟陰二



漢帝子之封以至於今董三軍之衆建牙揭節為東藩  
首而親賢領之其亦重矣哉古之制禮者貴其稱是故  
諸侯臺門門阿城雉之數皆有常制所以為威重不踰  
國家承平歲久天下之民日服禮義白首之老不見兵  
革自邊圉城守之固或外戶而不為修曹之壁壘隳頽  
不如古制亦何怪焉雖然是亦長民者之過也易不云  
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為可得已而不為者不智者  
也以為不可得已而直重勞惜費而不為者不仁者也  
百姓之議如是其可不畏哉于是命工板築而更新之  
營室之中立裁庀事期而告成休凡周九里有畸其高

二十尺其厚上殺下什七度以尋焉益為四門門皆有  
亭既成擇令名名之夫古者作器能名以為德音之音  
四方之賓至者將以觀政焉宜乎其名之必可言也可  
無慎哉自曹西行二百里則至上都間無異州郡上都  
東北門亦曰曹故名西門曰陪京亭曰承流見風化之  
所先被也詩云蒼兮蔚兮南山朝隰今南山雖卑實  
曹之舊蒼蔚雖微足以澤物故名南門曰隰雲自南門  
行百里則至高丘衛風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名亭  
曰跂望河水東過定陶而為汎謂之汎者欲其汎安  
之道不可不廣故名東門曰廣汎古稱陶為天下之中



陶多富人故名亭曰既富自曹曹東北三百里則至岱  
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非泰山吾誰仰止乎故名北門  
曰岱陽朝日之所出故名亭曰賓日昔衛文公之城楚  
豈得其時制詩人歌之大雅亦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春秋築城皆書于經重興事先  
民務也記新城之後蓋春秋風雅之旨云于是書之

河南府密縣新作縣學記

密古侯國也在周天子時為王圻惟洛陽處四方之中  
天地溫仁之氣始于南南肅殺之氣肇于西北氤氳  
磅礴起而相接至于地中而大和會故四序節于是風雨

磅礴

邱

時於是降而在人其溫仁肅栗蓋均有焉以學則達以  
從事則明是其履中氣而不偏者也先王之所以建都  
豈特取其道里遠近均哉亦因人之易化而以易行也  
密於洛陽為近在周時賢君聞人固多事久不傳去周  
三百年而卓公始治之勞心愛人教化興行百姓至不  
忍欺焉由卓公至今千餘歲矣其上遂無善政可述其  
御遂無聞人可稱豈天地之中氣更于前乎抑化之者  
失其術耶七年友人楊君始為此邑楊君儒者好古而  
甚詳故其從政知所先後既至則平平辨曲直誅其無  
良而拯其無告豪猾大姦始畏威而知有刑罰焉曰此



足以制犷民矣。所以惠善民者末也。草簿書均貧富籍  
丁口田畝桑柘廬舍馬牛民人之數一毫不以任吏上  
有賦役視其財力而等差之。百姓始得其職。兼并者不  
獨逸。鰥寡者有以自活。曰此足以惠善民矣。所以興民  
民則未也。于是始為學。因仲尼之廟而權輿焉。財不出  
於府。而木石埶斃之費備。農不失其時。而樸斲塗暨之  
役饒。其顯敞足以行禮。其儉素足以為法。益求經籍。增  
置廩米。迎明師而居之。身為執經。以先諸生。于是里人  
舉欣欣然。慕從夫。縣令南面而治。有人君之道焉。其于  
化民風下。足以移易。又况曰天地之中。先王之教素著。

乎。孔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縣令雖孟遷。固  
嘗三年淹此。楊君之去。吾見密人之學而成德者多矣。  
邑多賢者。則百姓興行。忠信相與。予以繼。卓公不忍欺  
之政。不其然乎。故為作記刻石。以示來者。以風鄰鄙。以  
識密政之可法。以知吾言之信也。

汝州推官廳記

天下之命官。鮮有以賓稱者。凡賓者。主所與敵體而亢  
禮者也。是故酒醴幣帛之養。莫厚于賓。進退周旋升降  
之禮。莫隆于賓。諮諏聽受。訟論可否。莫嚴于賓。道合則  
從。不合則去。莫逸于賓。天子無客禮。以先代二王之後為



賓諸侯以其國相賓。卿大夫士以位相賓。至于御黨宴射。以其賢者老者為賓。賓之貴通于天下。若夫百官官府之治。有正有貳。有參。有師。有旅。上之所以持下。下之所以奉上。督責行焉。考察用焉。是無預於賓者。獨州郡從事。位下祿薄。無列于朝。頽其稱曰賓。職何哉。凡州郡之治。非兵戎則畫農事。獄訟簡書也。縣治民于外。將治戎于內。獄訟簡書則諸曹分治之。而從事居于其間。出入風議。周爰咨詢。無所適主。無所不察。將順其美。拯救其惡。是誠有賓客之道焉。謂之賓職也。固宜。雖然。朝廷之命稱甚詳。既予其名。則不可無其實。名寔之間。士大

夫之所當辨也。將由夫守道好禮之君子乎。則端直其身。深謀而遠慮。使其語言必見信。居處必見嚴。其主入能優游敦尚之。如是則兩得之矣。將由夫好利冒進之小人乎。則將倍力為巧。侵取百吏之治。以為己勞。其語言不信。其居處益導其主。又且迫切督促之。如是則兩失之矣。是故為賓職者不可不察也。皇祐四年。予為汝州從事。始事衛尉卿林公。其後資以殿學士吳公。又尚書郎王公。又太常少卿張公。即小無事。四公皆賢。予固優游。竊幸于賓。烏自昔官府皆有題名記。書其所嘗為吏者。即獨無有。求于簿書。歲久漫不可省。他日尚書屯田



員外郎張君景伯過汝君亦嘗為汝州從事為予言之  
自張至予予凡若干人予取以為記而載其說張君恬  
厚信士也其為從事蓋良賓客矣故自張君始

秦州玩芳亭記

此文見家集

楚詞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艸自詩人  
比興皆以芳艸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  
不食云尔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  
李山櫻丁香椒棗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業取植魯  
生負城地尤良宋朱氏居之益種修竹梅山茶橙梨異方  
奇卉往往而在清池滌回多菱蓮蘋藻于是築室城隅

家集作十歲所植也

下臨眾卉名曰玩芳於是喬木森然百歲之積也眾卉  
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絲繹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  
易得也天地生非為已設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  
惠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嘆渫而不食為心慚也予  
是刻石亭石以記歲月云

兗州美章園記

魯泰山二郡國四千石所治今合為兗州都督東方大  
府也自昔典城剖符皆達官鉅人吾問于耆舊老人  
其遺風餘烈蓋罕傳焉獨府舍園池亭榭得二三公  
之遺事李丞相鑿池為濟川櫛芳亭孔中丞嶽雲



亭傳侍即新柏悅堂李右司作蒙觀綠野三亭凡此遊  
觀皆爽塏而高明邃深至今以為美用是觀之惟諸公  
曩昔之治其亦若此固多慙于人心者矣夫教令因民  
而設施者也賓僚與時聚集者也方其時以為善既過  
則泯默寂聊然古人有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  
一况此數十年之久其能勿忘乎自予從官四方閱  
州郡園圃如此府者蓋鮮而無令名以顯之亦可惜也  
座客聞吾言而請之為其多喬木焉因目之曰美章  
夫珍章嘉卉所以逞顏色娛心意者可一日而具也  
今此長林美蔭高十尋大連抱非千百年之積不  
能至此以謂有老成畜德君子之風資以定名不亦宜  
乎乃命除道南出闢大門揭榜書之既久刻石廣其說  
以示後曰凡塗墍梁棟梓匠之所可勉也戒勿隳廢而  
已良幹豐本受命于天非人力所能及戒勿翦伐之爾  
北望岱宗南眺鄒嶧巖壑蒼翠洩雲興雨天下之壯  
觀能者面之明耳目就空曠以達其胃中之氣不能  
者面之亦何隳廢翦伐之虞乎

象山縣西谷記

在五季之世州郡兵事為重吏以武猛威暴能取民  
者處右是故縣令養民之任益輕所用多非其人之



嘲每靳愧者皆以縣令為諺及宋興始以廷臣行縣事  
于是大縣劇邑稍得良吏矣然僻陋窮遠之鄉尚畧如  
舊方此之時象山絕處海上官無令尉獨主簿為治其  
重者一切為簡易吏民酒食相通繇是士大夫莫不以  
為諺云慶歷初詔書益重縣邑之選使州郡以令舉才  
而用之象山亦增置令一員自爾至今且三十歲所更  
九人象山今遂有善政見紀于民遂有聞人見用于朝  
夫民無遠近莫不可以興治而為吏者安可以不審擇  
如此吾又以見太平之世其治詳而賢者眾多也舊說  
徐福為秦皇帝以千童子求神仙道海遇此古事未又

盡信今其民魚鹽稻穰歲時自足不待求于外亦阻海  
水雖求莫致也為之長者能無擾而安之此豈老子所  
謂至老死不相往來者耶縣令長樂林君旦次中以文  
學為政邑民宜之令嘗大病民有割股肉以療者令之所  
以重見愛於人其亦不擾使之然乎昔仲由居蒲子賤  
治單父夫子入其四境見其成效而後稱之惜象山遐  
遠士大夫莫之往令之善不盡傳也然吾聞令通西沙  
港以道利涉海者板築縣城而正社稷夫子位堂宇墳  
埒皆應石典既可謂之知所務矣脩治西谷益植花  
卉因其老木修竹作為亭榭以眺望滄海而相蓬萊



非其有餘力而暇及此哉。雖吾未嘗往，而今之善固已信矣。于是為作記刻之，而谷中自令君以前，今有顧方者，始有治。迺踰年而死，民哭之哀，祠之。又任承德治石，以禦海潮，即其瀋河畜水，以待旱歲，民皆賴之。皆林君告我者，吾因以著之。且以見林君樂道人之善，烏耳。

寄老菴記

勞而求休，久容而願歸，人情所同也。惟賢者知所休，知所歸，嗟負擔之勤，肩賴足爾，其色焦然，有益以十鈞之重，貪愛而不避去家，越越御漂搖異域，衰老疾病將復，夸為胡粵之游，則人皆笑之。古今之士，縻于爵祿之重，

任騁於功利之修途，力竭矣，愈多益而不辭，歲晏矣，方馳騫而不已，則何以異？于是惟賢者不然，未嘗不量已而受任，未嘗不畏蒲而知止。舊史遺文所稱道者，略可得而見矣。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而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蓋為是耳。廣陵孫莘老，以文章經術顯于朝廷，嘗為諫官，右史出領太州，郡者七八年，甫五十，自以多病，遂有歸休之志。烏呼，賢矣。平日士大夫，常患其無所寓止，其志落落難合，獨莘老有以素具，又可信其必往也。始時莘老<sup>嘗</sup>至烏江，浴于野之湯泉，而樂之，泉出山中，其源大溫大涼，適平，凡三等，至平地為



池青石八角道人浮屠師主頌辨治浮屠精舍甚盛草  
老於其旁得勝地群峯翠四合紫翠萬狀洩雲鳴禽娓娓  
昏旦登高而望大江洶涌千里不極長松二本對峙崗  
上下有竒石十數石有穴樽可以勺飲莘老嘆曰此地  
去人不遠而眺聽曠濶超脫凡獨是其為勝乎于是葺  
草葺居以二松為門命曰寄老菴噫山林泉石之勝无  
待賢者而後出或曰天為賢者而設之大不然今天韶  
夏護武之作眾人聽之或以不知而不愛或以一心以  
為有鴻鵠至將繳而射之雖近而不聞故山林泉石之  
美未始無有也惟志者為能得之好之故獨見之樂之

故安居之草老名菴曰寄老吾又有以知其志矣凡居  
地上者莫非寄也知此則吾所攀戀故無往而不逍遙  
嗚呼寄老于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敝之患日至寄  
老于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  
且智哉元豐五六月彭城劉某記

太原府資聖禪院記

惟元聖以神武撥亂出民塗炭之域所乘者時也惟大  
雄以慈悲衍法濟民生死之海所會者因也夫治道陵  
遲彞倫斃敗方隅幅裂声教否隔運極數還迺復壹統  
故西伯崇壘再駕而後服武王牧野一戎而定聖人



不能先時而亟其欲焉。四生異稟，五蘊殊感，空性迷沒，  
邪法肆行，德非宿殖，莫聆真諦。故舍衛乞食，肇允一音，  
毗耶問疾，乃至不二。如來不能無因而唱，其端焉在昔。  
偽漢竊號，盜有汾晉，資魏氏河山之寶，倚并州兵馬之  
威。曰寔夏隸，斬元宗及衆正，龔行小腆，負固藝祖，無  
勦民之念，神宗收卒伐之功。而後氛祲清蕩，書軌無外，  
遷商餘民，用誥多士。本堯舊俗，謂之唐風，自是里閭逸  
居，田畝昏作，中外一体，遐迩提福。世歷三紀，重熙累洽，  
邑具五民，既富而教明，則礼樂幽有鬼神，習豆籩而率  
職者，必惟新于後生。衽金革而強死者，或未悔于前日。

益茲象教，用照大迷。上以儲二后之冥祐，下以副兆姓  
之洪願。蓋資禪院是始，權輿焉然。則元聖建功，循斯教  
于休命。大雄妙覺，絲信向于方來。乘時會因，不其然矣。  
故知弁冕端委，莫匪帝力。塔廟莊嚴，則為佛土。于是中  
外虛心，眈底就義。崇茲勝果，底于日新。詔發祕藏，申錫  
舍利。既而肇建慈廟，儀刑天表。軒臺灵感，懍懍如在。帝  
梵極樂，疊疊現前。嘗誡楊權，以吉比况。惟此晉國，始封  
叔虞。疆以戎索，啟之夏政。孰若清淨良減，至于無爭。闕  
鞞密鼓，分器之薄。孰若示現靈蹟，持以堅固。九宗五正，  
域民之陋。孰若四衆招提，十方無導。而况有先王之別



廟寔曰都城祿使者而侍祠付之官守兼是數者其亦  
盛哉自禪院初建勅選名行僧二十八以充供養歲度學  
者并錫命服暨舍利之降始創廡塔劫火變壞更置室  
閣及太宗神御落成輪奐蝟蝻金碧照爛中人營辦冠  
蓋相望爰田上腴之賜蠲其國征卹舍屢欵之布厚厥  
緡筭上息資予至于再三歲計會最始盈千萬其餘則  
元臣巨公競加外護里豪居士樂施檀施于是高閣大  
厦長廊邃宇經行禪誦香積宴坐各有攸處矩模晏然  
鱗次翼舒星陳碁布始由工度儼若化城自天聖初元  
至元豐紀號垂六十載能事斯畢摠若干間以殿名者

幾所鐘樓經閣香壇廳事凡若干名予以資薦純佑弼  
成鴻化豈特憂深思遠之俗益知用禮權變縱橫之士舍  
其業結抑自寔沈曠林悔懺尋戈之咎負貳盤石解脫  
囚械之苦矣丞相韓公其樞軸均逸開封作牧分闡秉  
鉞威愴殊俗惠孚小民禮賢下士常若不及博古求舊  
未之或遺僧正檀江揔持淨衆綿歷歲月緣化積累之  
勤經營卜築之盛不愆于素率與有勞求刻珉石以垂  
不朽公嘉允其意樂道人善以愚有志鉉繫見命刊述  
其晚聞道要無所折衷能讀書史豈曰多學為之歌唐  
窈季子見微之妙其若有佛愧靈連先成之知辭不獲



免因直書云尔

重修廬州蜀山廟記

昔先王命祀山川之神，神能興出雲氣，以致雨，則祀之。言泰山之尊，亦曰觸石可起，膚寸而合，不崇而雨。天下是故神靈之動，動者莫如時雨，百姓之歸依于神者，莫如旱禱。夫惟民神之相與，非有真宰者主之，其孰能應而不貳。蜀山廟載于祀典，景德二年，太守相國陳公如新治之，去後五十三年，今太守趙公復修舊而侈大之。前太守所以新廟者，旱禱而應也。今太守所以新廟者，為致雨也。用是推之，茲山之神靈動民，其前無始，其後

無卒，其於廟祀，不亦宜乎。然茲山之高，不逾里，大不盈百頃，四平無附，以蜀為稱，而自舒肥之民，方數百里，咸奔走望祀之。固天地鍾粹神靈之樞，不在大，而威靈著焉。百川之交也，而濟為四瀆，列星之多也，而甯昂于西陸。事猶此矣。趙公字其以嘉祐元年至，郡明年某月去，郡治民事，神恭順不懈，前後凡三禱，歲以有年，新作廟若干楹，餘合舊修之。



七門廟記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  
三壩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  
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  
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  
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  
得美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後侯信迺  
爲民猷澮舒所以廣溉漫信爲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  
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  
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  
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



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漚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漚相伴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漚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漚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漚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

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邱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于已。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于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予旣嘉包君之能夠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臨湘縣閱武亭記

秘書丞衛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烏足爲之。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頽政。何可勝數。



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河。山民慄。猶。輕。為盜。既慙。古人不能使民不為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尚。曰為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塵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踞以大亭。榜曰閱武。以時由是視其藝。眾既團。隸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閭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為功。然願有記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者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彭城集卷三十五

論

重黎絕地天通論

宋劉攽撰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天者陽之積也。地者陰之積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鬼神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精之至也。故屬天。人物者言而為聲。行而為事。形之至也。故屬地。周書曰。重黎絕地天通。重者治神之官也。黎者治民之官也。民神易治。則幽明不相亂。清濁不相惑。是謂天地不相通矣。然則神何以亂。民曰。鬼神



之情微矣茫洋乎其不可以智通也恍惚其不可以類  
求也故古者惟事神為難謂其必無邪天之垂日星地  
之列山川宗廟之居祖考皆物也謂之必有邪光景不  
見于民嗜好不通于人必有責之殆不信矣故聖人之  
事神處于有無之間致其不可知也然後民信之示其  
不可黷也然後民畏之及世之亂民於是以致利而避  
所以亂民也然則民何以亂神曰民者冥也欲利而避  
害情所同也福者利之大者也禍者害之極者也禍福  
者鬼神之所為也民弃常而好異舍明而事幽祀非祭  
之鬼神無妄之福則民亂於神矣然則為其治者奈何

曰祭祀以其時兆位以其常尊卑以其等如此則神治  
矣業有常守事有常法教有常俗如此則民治矣春祠  
夏禴秋嘗冬烝三年而禘五年而祫冬至祀天夏至祀  
地山川日月風雨江海皆有其日祭也祭天圓丘祭地  
方澤兆五帝于四郊山川丘陵各因其方建國之神位  
左宗廟右社稷常也德盛者祭廣德薄者祭卑天子祀  
天諸侯祭土大夫三廟士二廟無田者不祭犧牲衣服  
鼎俎籩豆各從其命數等也三者明則祀有常古而神  
不亂矣士農工商四者謂之業士者為學農者為耕工  
者治器商通有無此之謂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禮此之謂俗三者明則人不妄  
求而民不亂矣故重黎之絕地天通者由此道也

好善優於天下論

賢能技藝人之美材也足以出眾矣未可以治眾也夫  
賢而自~~能~~能而自用技藝而自得若是則雖有美材足  
以自孤危而已矣譬猶山高峭岸之無輔也其頽必矣  
是故莫若好善之美夫好善者賢雖不及人能雖不及  
眾然而見一善行則悅然服聞一善言則怡然樂有過  
為樂人之規已有疑焉不耻於問人若是則賢者將告  
之以道能者將告之以事夫天下之道天下之事不可

勝究也計人之所知不若以其所不知眾然而雖不能  
必有告之者是舉無失道廢事也君以此待其臣則百  
官之為善莫有遺矣臣以此待其下則眾人之善莫有  
棄矣是故閭里有<sup>善</sup>可問而知也匹夫有善可官而使  
也又况在左右親戚乎天下雖大不難治矣又况有國  
家者乎夫治天下者不出于得人心人之有善莫不願  
人之已知苟能好善則有善者見知而悅矣不肖者慕  
善而隨矣天下之心一旦歸之矣故曰好善優于天下  
此之謂也雖然好善也有道見賢而悅之間善而樂之  
此有好善之志矣然而外無其信則百姓不從外有其



信矣而禮不備則賢者不留故苟好善耶則必推爵祿以崇其人厚禮貌以效其心則百姓信之矣以身先之以貴下之諛邪者不得居其間則賢者留之矣昔者虞堯起于畎畝至于天下莫非取于人而為善者故至于今言人君之聖者莫有先為周公之相成王也身下白屋之上故至于今言人臣之聖者莫有高為夫天下之士豈能及二聖者乎然而不自用為者知好善之廣也夫好善之美若是其易見也然而愚者莫之為之何也是無他故愚與驕云耳忌者畏人勝已故聞一善言曰予所知也見一善行曰余所能也若是則賢者將深閉

固拒豈有自致者乎驕者不能下人君謂大夫曰是臣我曷足嚴之乎大夫謂士曰是事我曷足問之乎士謂眾人曰是居我下曷足師之乎夫不肖者之見驕也猶將諂諛以求進若夫賢能之士則必深引而遠去焉肯留之乎夫不肖者競進賢能者引去天下雖大亡可立須也又况有國家者乎

論出母繼母嫁服與王介甫

儀禮齊衰章出妻之子為母又曰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據文繼母不言出因母亦言嫁或曰上文繼母如母則繼母之出猶因母也因母之嫁猶繼母也或曰不



然古者婦人有子則父卒不得更嫁故繼父章妻穉子  
幼子無大功之親乃可與之適人使子能自立而有  
大功之親則不得嫁矣昔秦之為俗薄矣猶云有子而嫁  
倍死不正况三代之厚乎故不言因母之嫁非以其無  
服也有子不復嫁也繼母則不然夫死妻穉而無子則  
可以更嫁雖更嫁而從為之服以貴終故著言之然則  
繼母之出殆將無服乎夫母子以天屬者也故雖出無  
絕道今繼母以義合者非有天屬之愛而又以罪見出  
則恩也義也為無所施是以雖不服為可也故于上言  
出妻之子謂所生也而下特舉繼母之可嫁則明其出

與因母不同矣故因母之適人為不得已則服可以繼  
母之嫁而見之繼母之出為義已離則服不可以因母  
之出同之禮固有文約而義不相害者如此之類矣或  
曰出何以異于嫁曰出者得罪於父者也嫁者不得罪  
於父而又常服三年之喪終始之義備矣故子不可不  
終也此二說者何如幸一裁擇之

處士論上

漢世之譏處士皆曰處士無用處士純盜虛名為處士  
者莫不愠而不服也雖然使處士而有用於漢世其無  
貴于處士矣何以言之夫所謂處士者古之逸民也夫



所謂逸民者王德之人正己而物正道德純備於己矣  
而無明君與之興化是以隱其身而不出也傳曰舉逸  
民天下歸心為聖王莫不以逸民為先是故其舉之也  
非盛禮貌不足以接之非父師三公之位不足以處之  
非強以厚其身也非資以取其名也以為其道德足以  
懷來天下故任而不試其謀慮足以安定國家故聽而  
不疑是故非有王者之君不能用逸民逸民亦必待王  
者之君而後出之也今如漢氏之治天下其建國非以  
道德基之也其使民非以禮義率之也權詐之與謀苟  
且之與居其為公卿大夫誦數守法奔走聽受趣得失

而國家之事舉之於是為以王德之人語之是猶與越  
人之章甫也謂之無用焉固其職矣非處士之名也尚  
何愠而不服哉夫國家之治嘗必積仁累義兢兢業業  
而後興者也君人者不能躬行而身化之徒使匹夫冠  
冕壇場而跪拜之天下之治非可祝詛一朝變也其用  
處士若是能舉逸民者乎若夫智不出於尋常之域而  
自視缺然因以挾持高論誇言上古帝皇之事周誣世  
主矯厲為名以希來世之譽而徼當時之福謂之純盜  
虛名不亦信乎不亦信乎



凡貴于處士者為其知道也知道者不以已循物不以  
外傷內是故雖貧賤不改其樂富貴不移其志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顏回居魯簞食瓢飲子路衣敝緼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耻如此故可以大有為于世世衰道微  
處士之風流而與游俠同衣食必求其甘美居處必求  
其佚樂內有聲色之奉外崇名譽以誇人如此而曰我  
無求于世而高尚不豫事也則孰不能為處士哉又曰  
我能為人居興治立政必三公卿相求我為人居者樂  
聞其夸嚴而謂其良有益也不知其與世俗無以異矣  
猶且汲汲焉而求慕之不亦大惑乎齊人有為窮里之

吳正昌號

社者聞客有得鼎者而葆之請以百錢賃而用焉客聞  
之笑曰子來夫周鼎者非萬人不足舉之陳之南郊以  
饗上帝是享百太牢而九韶之舞三公灑掃諸侯執俎  
豆乃其宜也今子將何以求我乎齊人聞之周然顧其  
鄰有完瓦鬻者而用之反燕賓客醉飽而歸乃以豚蹄  
謝之夫窮里之社而待周鼎用焉雖有不稱且不如瓦  
鬻之適于用也而乃希周鼎之貴不亦兩失之乎夫古  
今王霸之異也不若里社之與郊天乎而處士之居其  
間不若用周鼎之與瓦鬻乎故不度其實而徇其名雖  
得萬處士安能有益于世哉



桓公不用伊尹論

子頃與友人王深甫論齊桓公不能用伊尹著為文詞後失其書今深甫既歿追念深甫前語尚未忘也因復叙而記之以寄思深甫之悲云王深甫喟然嘆曰世之無良也夫以齊桓公之用管仲豈非大有為之君也哉由管仲之器小故桓公不至于王也使齊桓公與伊尹並生其有不能用之乎劉貢父曰時無伊尹則已矣幸而有之桓公必不能用也深甫曰何以言之貢甫曰仲尼有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徒語之云爾聖人猶難之况信其道而用其身乎夫度量之不同人之情也

或相倍徙或相什百聖人之所以為聖賢者不能喻為賢人之所以為賢不肖者不能知為譬夫醫巫百工之人以智相師以巧相視雖錙銖不可及也則以謂人人可齊一其要妙哉學於仲尼者三千子也其得聖人之道顏氏而已故日終日不違如愚於吾言無所不說其餘則嘗達而不說矣彼學于聖人如其其難而用聖人者獨以為易乎桓公無顏氏之明審矣智足以用管仲而已矣雖有伊尹不能用也雖然桓公比於他諸侯為賢他諸侯雖得管仲亦不能用猶桓公之於伊尹然無可疑也深甫曰昔者衛靈公之無道也仲尼賓之齊桓



王之不智也。孟子臣之桓公之賢猶足以高於二君。顧  
不足以用伊尹哉。貢甫曰：予所畏用之畏聖人之名。暫  
而禮之之謂乎。將聽從其謀以奉事而大有功乎。如畏  
其名而禮之也。則豈特桓公哉。雖甚不肖之君亦得勉  
而一舉矣。如將奉事而大有功則孔子行乎季氏矣。三  
月不違而已耳。彼聽其至言不知此其美也。而以為迂  
循其至道不知此其要也。而以為詘。俛乎茫然若蹈滄  
海而窺青天。雖強為之容而心已離矣。故仲尼亦未嘗  
三年淹而歷聘者七十國也。獨如桓公也乎哉。深甫曰：桓  
公之才子思乎知之。貢甫曰：聖人吾不得而議之矣。有

仁者之言為仲尼曰：仁者靜夫靜者天地之大死生之  
變無足以動其心者。若是故可以王也。夫桓公之事殺  
兄篡國。姑姊妹之不嫁。七人其猶足以謂之靜哉。不至  
于靜而欲用聖人。此商君之干說。孝公以帝皇之道甚  
矣。其欺於時也。深甫曰：嘻。子之尚勝也。以世無伊尹與  
桓公並生。故慤為畢子之說也。貢甫曰：予之所尊信者  
孟子也。孟子嘗言曰：伊尹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皆  
可以王。若是則三人者之為聖均矣。方桓公之時柳下  
惠魯國之士師也。桓公審能用伊尹則胡不求展禽而  
相之。而顧得管仲之說而止。為夫可說也。以淺近可說以



卑汙則桓公之智亦可知矣深甫于是默而不言

明莊論

楚王聘莊子在子辭之魯侯聘顏闔顏闔逃之夫賢士君子固將以不仕為貴遠人為名乎論之曰是大不然子未聞聖王之治世也上不重任於民故易從下不失望於君故易事三公九卿大夫士而天子逸焉君有常道臣有常職民有常業各當其分而無私焉故無非常之譽則無非常之咎無卓詭之賞則無僭厲之罰夫亦安其性命之情而已矣是故賢士君子從事於其間而無愧焉故可仕也逮德下衰上之所以任于民者重矣

故常履而不給下之所以望于上者深矣故常危而不安君失其常道臣去其常職民奪其常業皆私其實而利其名故有非常之譽則有非常之咎有卓詭之賞則有僭厲之罰性命不安而天下大駭于是時也賢人君子且羞其所為而其國可以從事乎昔者晉主諸侯而衛人伐陳及晉人討衛孔達死之以辭于晉而世謂之忠中行之難趙鞅出奔董安于自縊以定趙氏而世謂其材晁錯為漢畫策謫削諸侯七國發難而錯受極刑宗族灰滅成帝之時天文變異丞相翟方進受策自殺以當其咎故世主待其臣若此也高位重祿厚利美貨進乎



宗廟之儀乎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祭主量之矣若  
究治世之何如而後出耳故從事於道者道久而逾安  
從事于利者利重而逾憂斯古今賢士之所以辯也是  
莊生所以持竿不顧顏氏所以遣使者而逃也昔者大  
夫種為越謀吳既得吳而勾踐殺之商鞅為秦立法既  
成霸業而惠王族之韓信為漢戰勝攻取既一天下而  
高帝滅之之三子者皆其盛者也而俱若是又况不及者  
乎嗚呼後之人惟母從事於刻薄私其利而未其名則  
幾于免矣

說

王天下說

王天下者得天下之心者也明其政刑修其禮樂能者  
任其事智者任其謀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百姓親而  
歸之矣賢者在下位脩其德教明其仁義能者學其事  
智者學其道大師數千人小師數十人百姓尊而敬之  
矣故王者之于百姓非能家至而戶曉也然而賢君以  
其國歸之賢師以其道歸之天下亦可謂之治矣當是  
時也列國有不從則為逆中國有不從則為亂誅之可  
也伐之可也天下無異議矣是故非賢者百姓不從非  
聖人賢者不歸故一鄉之善士一鄉之望也一國之善



士一國之望也天下之善士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望歸  
之天下之民何往焉故聖人之服天下如斯而已矣彼  
蚩蚩之氓不寓為蚩蚩之氓而耕而食織而衣有餘有  
佚不足而怨利之斯善勞之斯望雖有聖人彼安知之  
故聖王之作不待蚩蚩之叱知之及其一天下也蚩蚩  
之叱亦無由知之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有道之賢者歸之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蚩蚩者不  
知也昔者堯授舜舜授禹天下之歌謠朝覲者遷而從  
之文王之時太公伯夷或居東海或居北海相率而歸周  
孟津之師諸侯會者八百彼皆賢者也是以一天下如反

旋於

掌為武王之伐紂孟津是時比干者存比干固天下  
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存天下之望未去也及比干死  
而殷亡矣昔獻公將伐虢憚宮之奇固一國之望也是  
衣食足得百姓心未可也仁義脩得賢者興大者王小  
者伯衣食不足失百姓心未害仁義不脩賢者去之天  
下雖大亡矣問曰古之王者率由此乎曰然後之王者  
亦由此乎曰後之王者似而非者也古之所謂賢者非  
仁無為非義不動可以禮致不可以利求百姓以為望  
後之所謂賢者貪得不厭詐虐不羞可以利動不可以  
德求百姓雖欲不往而能以智數驅之故古之王者以



禮制賢而賢者悅服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而賢者為用  
故其得賢者之心而王則同其所以得賢者與賢者之  
用心則不同是故古之王者以禮致賢賢者亦以禮報  
之繼而王者亦必有禮如先王而後一天下故不數  
百歲禮不大壞則不能易姓後之王者以利致賢賢者  
亦以利待之繼而王者亦必使利重如先王而後一天  
下故十歲亦失之百歲亦失之利重則易姓矣

彭城集卷三十四

宋劉攽撰

序

後漢書精要序

臣聞學古建事五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尚  
友然惟述作異體簡編具文華實參并源派殊別是以  
繙十二經之說有太縵之嫌授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  
蔽宜其倉最樞要寡擷菁英張衆目于在綱察專于觀  
節指掌可見括彙無遺而後博覽鮮寡要之虞好古有  
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皇帝聖由天縱道隆日躋惟庸

樂水西家集名曰輔弼名  
將多一首



以職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既成獨  
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衆善為道聽覽餘暇無事棄日  
翱翔詩書之林考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效日陳于  
前百子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  
書別其精義與夫善謀別為短書驟見大畧若夫政化  
之要禮刑之殊材良節義之風智勇名寔之效間見層  
出悉使粲明介善毛惡咸可記者臣等無右尹之智不  
足知祈招之詩非班伯之才曷能出金華之業綿歷歲  
序僅終筆削流示方來永勸大訓有以見元聖之稽古  
上德之知言隆禮群儒折衷妙論豈特當矇矓之賦充

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體道合于自然好善  
常若不及自百皇之垂憲與多士之周爰未始有遺常  
以虛受矧復念繩武之至重思詒謀之有闢固將續盛  
節于丕承加睿心于善述則新書之傳其邁越于前世  
矣臣等猥以末學親造盛隆藏書柱下竊自比于史儂  
注籍南宮曾莫階于楊賜仰誦休烈紬詞序端聲其荒  
蕪愧於崖畧云爾

公是先生集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叙文字為五種古詩集二十  
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



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  
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  
覆謚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啟皆歸之十集  
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通胸中之蘊積暢  
物理之有無合眾美以為己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  
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偉奇林放肆自若非夫豪  
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由韓管商慎墨屈原之倫其道  
未及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  
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偽雖至于六  
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今日可按行

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道真者嗚  
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  
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  
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彫刻衆形萌芽天條  
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由其情  
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于此不善于彼由其氣  
脈而化狹也嗚呼先王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  
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王為常存  
也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  
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磬管之迭奏靜深要妙

莫不有為師之道焉



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乎先王論春秋易象七經說  
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別錄云

贈醫國潘况秀才序

始潘君以術游京師疾病之至門者日數人于是知潘  
君者潘君相有病于未病治已病于無病潘君視隱如顯  
視遠如邇色諭于目脉諭于指声諭于耳三者參用藥  
至病去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國能也他日往則疾病  
之至者益多日數十百人則又有知潘君者曰潘君守  
學固而處心平不以人之向己而喜不以人之去己而  
沮汎然唯吾所以自任而已所謂有道者他日又往則

候病至者無筭舉京師之人將遷焉則又有知潘君者  
曰潘君不為利疚不為勢回治人以疾病輕重為差其  
富貴如貧賤視布衣如王公得千金之謝猶簞食之饋  
所謂士君子也嗚呼天下之事莫難于持久持久則善  
惡自效賢不肯襲情若潘君者自始及終三譽益隆人  
之從之者百倍于初期以國能而卒至于有道士君子者  
豈非真賢也哉今夫世之為醫者誦數守法嚼甘調辛  
未有少得也則囂然以謂已足于是以人之生死微  
倖乘人之急以濟其不仁之心設危詞詭說以恐喝富  
貴之人疾其手而邀之財得金玉錢帛滿意盈欲迺



始從事益投毒藥與病相違煩憤昏眩使其不自聊賴  
然後徐徐解治幸而不死者有矣則固以為己功而安  
似其名厚求拜謝以復其勞若其不治則其所得金帛  
固多恬然持去不自愧恥其視貧賤無勢者則傲然不  
顧世皆曰醫賤與傭徒鬻賣者鈞金豈醫之寔若是哉昔  
歧伯和緩之能乃通于治國修身之際嗚呼君子孰能  
矯正之者若潘君者其復何尤嗚呼世之事多此類者  
獨醫乎哉僕感潘君守道出于流俗故作叙鑿以示知

送因甫宰相鄉序

昔胡君求字于某某曰字子以因甫吾聞凡名有待事

者叔孫豹是也有因生者趙岐是也字之又稱其義今  
子生于相而名相是因生矣字子曰因甫庶幾如趙岐  
乎胡君以謂然今胡君乃復以王命宰相鄉非擇而處  
之適合耳意者其山川之神潛有以相夫子者故其始  
名之而今往治焉傳曰人神之主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民將被其澤信夫其必有神相之也昔陳蕃治魯百姓  
愛之不忍言其名而魯邑有與蕃同者更之曰皮至今  
猶稱焉胡君勉之哉以子之學施之于事吾未始知夫  
湘鄉之不為魯蕃也且山川之神既相子焉富貴不可  
辭務自愛而已



送焦千之序

千之字伯強即呂申公希哲之師所謂焦先生者也歐蘇集各各有贈焦千之詩

其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于今自三代之盛諸侯  
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  
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  
長門幹街卒游徼番民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于事情  
見于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  
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  
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殞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  
徒異物吏徒治及書給廩後戇愚無智集隻詬無節乘間  
窺隙詭法求貨皆僞僂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興善

古文讀瀾編作貪垢無節  
水西家集亦作貪垢

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  
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  
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裕祭  
宗廟施慶天下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  
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禮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  
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  
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  
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強焦君伯強介直  
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嘆惜之謂之  
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



方將為國得賢。且精心慎慮。拔士于千萬。豈其崇虛  
狗名。苟得舉逸民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  
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烏使之從政治民。譬猶  
發倉以賙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  
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  
焦君之才。既盡美矣。况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  
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款。款  
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  
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  
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為楊殿丞作五世祖系事狀

楊氏本望號畧遠祖某嘗仕為湖州從事去官始于宣  
州某縣是時五代喪亂壤地分裂稱號而王者六七姓  
南北斷絕存止不相往來仕宦者局促方域不見廣大  
無所設施區畫故有志之士不願得官去而在田畝者  
多遠祖既來宣城則市田宅築室種樹春耕秋收教養  
子弟師師鄉里以俟天下之平及終遂葬其縣其鄉某  
里子孫因為宣城人至瓊五代傳矣高祖某曾祖某祖  
某父某墳墓皆在其縣自曾祖以上率皆隱德不耀猶  
遠祖志也從祖考以來天下甫大一統文教興行故兩



世俱以儒術從進士貢然亦未有成也施不于入于其  
家有其志而無其功豈所謂必將鍾慶于其後者哉而  
璵孱弱奉承先訓不敢有墜天聖八年始以進士中第  
得官積十八歲遷至殿中丞有位于朝今年上郊士大  
夫得推恩以及其先璵因是得贈其父某官為鄉里宗  
族子孫榮而遠祖之墓在焉者未有碑碣士大夫之將  
而過焉者不知加禮于其所祖考之志不傳于後生子  
孫之慶不知所從來璵尚恨之昔子雲之先始居巴蜀  
亦五世而生雄雄仕漢有名能自記其祖系傳後璵材  
短無文不能有所稱道願得當世賢者託之以卑賤志

故敢以累執事伏惟少加採擇而垂纂錄焉謹狀慶歷  
七年十二月日具官楊璵狀

賈公行狀

公諱黯字直孺少聰悟好學九歲時作詩有高遠語人  
皆驚偉之十五能從進士舉慶歷六年中第為天下第  
一時年二十五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襄州官滿還朝  
名試學士院拜著作郎直集賢院祀明堂覃恩遷右正  
言公性方嚴直諫自任亮直好惡是非明白較然無所阿倚  
用是為諫官其天資亮直慷慨引大體重于朝廷仁宗  
皇帝識公手書閱公章疏亮直常佳賞之公前後所上數十

此舉此篇應與後列  
公行狀並編  
又按賈公上應補官銜



事擬其切至者著一二以見公志尚書郎杜樞受臺檄  
覆開封獄事獄情不完樞將駁正之事連權貴人權貴  
人不便也罷樞勿預已而振樞他適斥逐樞初御史中  
丞舉正有所諫爭於上弗能得因百官內朝苗班將率  
以見上樞時在廷中獨出前行問中丞所苗班狀既數  
月矣因樞後事乃發舉以為愆尤人皆知樞以獄事見  
譴也公上疏極言救樞其後諫官御史進對論事諠譁  
上前宰相因禁制臺諫有請上殿者皆因閣門以自中  
書一候進止公上疏以為言路將自此大壅古者諫爭  
有折殿檻牽衣裾者今雖諠譁何傷于直固請如舊樞

密副使狄青由卒伍起致位二府公以為自祖宗以武  
烈服天下是材武勇力之士其建勲勞者多矣猶未嘗  
有得在幃幄謨議者今天下方以文治而青身無陷陳  
破敵之功驟列樞近使外國聞之有輕中國之心又宿  
術諸軍皆小人驕愚無知見青尊寵喜其黨類可以倚  
藉搖動人心不可之大者且朝廷之臣以禮義進者將  
耻與青偶非所以得賢者之心凡公論議類皆若此歷  
遷三司判官賜緋同修起居注假其官使契丹遷右司  
諫至和元年八月以奉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流內銓  
天下承明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共樂于因循而銓

衛

陣



衡徒徒文書備具而已公欲始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選故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堂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公以為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于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于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元故嘗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黜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公以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又罷丞相婿雍丘主簿陳琪凡三調官未嘗

延案此處少府乃言賈公之父因篇首闕數行錄次祖父故止稱其官今已闕佚尚仍舊文

由銓筮始因其父得官復再任皆其妻乞恩琪比他人未嘗速宦而舉者二十四人公以謂此徼幸之尤者而士大夫承望權勢背公助私其風不可長又舉奏琪琪後引對才得循資云公前在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爾英台見侍臣講說經書讀史傳而史官不預公以謂天子於此咨訪政體論議治道德音聖問而史不記錄豈以為闕及將修起居注因上奏言之自後修起居注官逐得預英通行之至今公以少府老疾求守便郡出知陳州未行換許州後一年遷兵部員外郎徙襄州嘉祐元年十月給祭畢加朝散大夫封長樂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少府還居鄧州公聞其疾薦將棄官去念以符印屬他官且將坐所不當受者因自移病以府事付佐官既而脫身去即日上書自劾臺諫官聞之爭舉奏詆毀公然朝廷稱高公所為且以獻言事者意從公鄧州公竟以憂去官居憂以善喪聞既除服還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上章自劾下不斷苟免忠也公猶以前嘗謫官不敢入朝詔復趨召差勾當三班院明年召為翰林學士判昭文館五年謫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近臣臺諫多推言其忠孝宜在內者復留為翰林學士

知審官院初有司議京朝官每三歲即自言求磨勘轉官使人人驟進非所以崇退讓養廉耻也于是詔有司為當遷者舉行其文書而人不自言矣而朝士之喜名者尚或辭讓求不磨勘有司移牒音之至于十數公以謂向者使人自言而士之恬於榮利耻不求進則其嘉尚往擢之可也今有司舉行無復自陳之嫌矣且考諫之法豈徒進陟之而已哉亦其其鮮功者而黜之則士大夫尚何以辭不磨勘也其容有矯妄之人虛竊下就之高徼取恬退之譽陰冀進擢無益風化不可不為之防請使言未願及乞不磨勘者皆自列其意故有司



因不復督索之必待其復自陳乃更為按行中書異為籍以記之其有殊功異効皆可勿遷上從公議于是士大夫之為下情皆息七年三月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上記明堂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以方嚴著稱所牟人皆憚之及領京畿官吏謁見言事皆得傾竭盡意語有中理未嘗不委曲聽受皆過所望府吏舊七百員而諸嘗以罪去已而復叙者皆員外置之積數百人公以謂此皆倖僥且不足懲有罪乃奏為條約其以罪去復叙者須正員闕乃稍補之又府吏之給事他官者更七次則遷一次員吏緣為奸他官之請從事者無窮

窮

或以一事未竟遣歸既又請之則累記為兩役矣公始命科條目某事以上若干種吏之從事在此數中者以為次數餘皆不聽及一事而再往者悉禁止之自後皆遵用賈尹故事府吏人人失望更相稱會語言取其斷獄刑似者稍緣飾之以為不直異以動搖公諸御史聞之果以為言攻之甚力天子終保持之執政見上問曰賈某所以為誠公耶私耶對曰私則無之上曰何足以為咎視職事有與開封府等者易之以公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即位授中書舍人進封開國侯受詔修撰仁宗實錄領群牧使治使治平二年拜給事



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始親政事樂聞讜言公以直清見任每進見從容論天下事甚衆上嘗諭公朝廷可少得可任用者公對曰自前古治世皆選當世之賢以任當世之事不借賢于異代今天下豈嘗乏人耶國家養育未至耳乃陳五事以言任人之法一日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荐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納之是時詔為德寧公主訪婚公見上言曰國朝公主出降皆以祖為父以父為兄遂廢公主事姑舅之禮臣常惜之臣願陛下詔諸公主下降其有舅姑者皆令備禮予以厚人倫正風俗無大于此矣禮

官議濮王稱伯上疑未決奏議傳經意勸上從禮官言天報八月京師大雨水出壞民廬舍公時已卧疾皆再奏勸上側身修己以為前代水災皆陰勝陽大臣專政震主之應不可不察又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濮王謚號宜以時定無使兩統貳父之說駭動群聽以重恥謫于宗廟其言甚懇至月餘公疾益甚求出補外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以十月二薨于京師年四十四士大夫聞之相吊詔書贈公禮部侍郎錄三弟皆為其官公母陳氏繼母史氏公幼時陳歸其家少府成公能取名第作官則往視母及公登第其果得所願



為公迎陳母歸致其勸養陳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  
郡太君公四娶馬氏任氏張氏皆早亡未娶薛氏故尚  
書郎直龍圖閣紳之女封延安郡君子男二人長元素  
登天次士彥太常寺太祝五女皆幼公薨後若干日得  
十二月某甲子歸葬於鄧州其里祔于先塋謹具歷官  
行事如右伏惟采擇而加纂錄焉謹狀

彭城集卷三十四

宋劉攽撰

行狀二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  
御史臺劉公行狀

曾祖贈大理評事祖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判三司都  
磨勘司累贈戶部尚書考皇任益州路轉運使尚書主  
客郎中累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公字原甫尚書中子天  
性明徹淵粹自為童子有老成人量初學進士詞賦已  
為人傳誦稱道之至年十五乃更習為古文讀書心悟

世業此篇與之前卷中曾  
公行狀並編先賢後列



此學理遂然是理家  
之務

理鮮志氣開發日增月益河江委注不可大尺斗斛校也其十七歲所著撰至今存者尚多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為文章雖皆以理為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於曲說駁雜齟齬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為之正德性別仁智中庸明天命條達禮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躓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閻韓子汲汲求用於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為已憂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况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

襄公事或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或以譏不能鼓僥殺敵公以為文王之事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於諸侯何嘗不治不信而強爭之既爭而輕奔已民其猶足謂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已而物正者也書公子季友卒三傳皆以為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諸之今卒而書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既舉二者可以類知焉為三傳權衡解駁三家嫩惡毫髮無得以形諸者慶歷初有司更正貢士令士不從學官者州郡勿舉舅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于太學公答不可曰焉有伯夷孟軻



既于木之傳。而自致博士弟子手。其後此亦廢閣。不用公舉進士。慶歷六年三月。御試選為第一。會內兄翰林學士承旨王公亮臣特為編排官。以嫌自列。編排者用考試官所定等第。受成事而甲乙之耳。誠無預於與奪。可無嫌也。王公固辭之。上不得已。以為第二。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事吳正肅公育。舊聞公之賢。傾頌遲之。及罷政事。守蔡。得公歡甚。事無大小皆聽公。州以清靜。與公日賦詩飲酒為樂。蔡人傳以為盛事。蔡州十縣五居高仰地。轉運使符郡變民諸教。悉以粳糯充賦。皆市於旁縣。以輸官。民益困急。會詔書問可以寬民力者。公上疏。

陳其狀。因言方用不足。盡如古難。宜軟轉運使。必不得已。折變。毋變其所無。與不可得。則民雖病不困。事頗施行。八年十一月。丁先公憂去官。皇祐三年二月。服除。還為大理評事。召試學士院。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是時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謂王事莫重于樂。今材學滿朝。辯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顧使趙談者居間。臣恐為表益笑也。明年同登聞鼓院。改判吏部南曹。南曹兼考功事。於是夏丞相堯將葬。故事考功當請謚。太常集百官議之。上以舊恩特賜諡曰文正。不復闕有司。公上奏請收還詔書。更屬有司。得以



公議之。因陳竦備位將相。無正直。陛下不當侵臣等  
官。而假人以寵。書三上。上嘉公。好正。為改謚曰文莊。  
八月。權判三司。開折司。後徙他部。亦未離南曹也。儂智  
高亂嶺南。樞密副使狄青宣撫四路。而朝議不為置副。  
或曰。使中官副之。公聞。遽上奏曰。狄青起於行伍。而列  
樞近。樞兵而出。宜得正固幹畧之臣。忝共其事。今不置  
副。而用中人。皆不可。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上以問左  
右。棄之存之孰利。公時從三司奏事。聞之。上奏獨請棄  
之。以為假令新城足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  
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乘之以擾邊圉。雖傾國

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民力。捐士卒之命。  
以貪咫尺之地。而有棄明信。規小利之名。使其有以窺  
中國。非計也。時議者不同。竟而之。秦州坐是接多事。財  
用匱竭矣。五年四月。遷權三司度支判官。始解南曹。賜  
緋衣銀魚。至和元年正月。張貴妃薨。追號溫成皇后。有  
獻議求為立。日。禮官請對不許。公奏言。太祖以來。后  
廟四室。猶不立。奈何以溫成。私昵之愛。而變古越禮。  
恐祖宗神靈不樂於此。上乃止。八月。同修起居注。居一  
月。召試。起拜右正言。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權同判吏部  
流內銓。初。陳丞相以公不附。已論議不能。公唯天子



察公忠直。數得公奏議，開納無疑。故亟用公，知制誥。陳丞相以修注未一月為言，上不聽。曰：此豈計官資日月邪？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不便有所聞，當一一語朕矣。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擅發印狀以報禮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請罰禮生而坐，以出官公奏以謂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職，未知如何。而使充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也。請追止前命已而修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耳。公奏言：自古唯有人主不能容受。

直言或致竄謫。臣下今則不然，上意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逆言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地震之異。五日地果震，鎮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太陽色黃濁，畧皆如公言。公又密觀上收擊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伏災變，上深納之。時睦親宅方築神御殿，天寒休後，公建言禮諸臣不得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家，所以明一統也。今神御若於禮為可，則不宜以人勞輟作。若中禮則遂止之，何權罷也。廟事遂寢，宦官石全彬、綠莽、溫成、皇后賞勞除宮苑使、領利州觀察使全彬，不厭後。



三日復換正除利州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上言全彬聞  
聞之曰如此姑息有權勢重於全彬者何以待之事竟  
得止二年而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  
進退之分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  
陛下參任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  
無流心論議不可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  
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頗由歐陽修等  
不行八月假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充壯朝皇太后生  
辰國信使契丹遣其目馬祐來使行自幽州東北入古  
北口更長與白隰山路詰繚繞或折而西南行千餘里

四十一

乃出山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直北柳河徑易不數  
日至中京何不行此敵人本欲以山路迂回使中國信  
其阻遠常必諱之不使漢使及得公問驚謝曰寔然  
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改也祐復問順州山中有  
異獸如馬食虎豹人以為山神此何名也公曰以所聞  
駁也其狀如白馬黑尾鋸牙音如鼓海桓迎日而馳為  
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祐釋然相視喜曰真是也前此  
者漢使往或以輕肆不為敵人所重又有畏懦拘守約  
束惴惴不敢蹉跌者獨公坦懷意氣自若敵人畏服加  
禮焉二年三月王文安公遷參知政事公自列親嫌求

堯案海同盤游桓迎日  
而馳出管子



知揚州詔許之初狄青自南伐歸為樞密使京城小民  
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  
塗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蓋為都人所指目公優  
之會將赴揚州辭行見上因言陛下愛青不如出之以  
全始終今外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寧負青  
無使負國家上領之曰可語中書公過見三丞相謂曰  
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復平大  
憂去夫而大疑者尚存且以青事告之丞相應對唯唯  
公既至官拜表又編遺公卿書曰汲黯之忠不難於淮  
陽而眷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至八月京師大

水徙家相國寺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  
狀出青判陳州先是有彗星見青去之夕而彗沒自皇  
祐末有日食之變公嘗獻救日論三篇備言所以防姦  
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舍人以此洗滌青  
邪公之建言或以為過計及後日大服之揚州雷塘即  
漢江都之雷陂也舊屬民自唐以來耕種其中徃數十  
歲官取蓄水以備漕運舊田主二十六家皆奪業失職  
官始議以他田償之竟無與也然塘亦破決不修漕運  
未嘗賴此發運使因以假揚州種稻而舊田主五百餘  
口皆飢寒縣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書詣府自訟



公即判還之。發運使猶以漕運事動朝足，靳由之。公用種稻事證明其無用，朝廷乃聽公。杜公丞相銜致士居南都，聞之喜曰：「真良太母矣。」九月，恭謝天地，改元嘉祐。進公朝散大夫，封宣縣開國男。天長富人陳乙殺人，捕得賊，縣吏脫已而以誣王甲。甲貧弱不能自明，遂受誣。囚至府，公察之心知其冤，而囚畏吏不敢言。公以委戶曹杜誘，使精意鞠之。誘不能有所及，而獄益傳致證左。牢不可破，將論囚。公親訊之，囚得公語言，知其能為己直也，乃敢告冤。果陳氏殺人，遠近傳以為神。明年四月，遷起居舍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公初治揚前

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拊之，而民大和。及至鄆，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市邑攘敎，公行不禁。訟或累月不決，公撥遣簿書決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乃更約束，明賞罰。下吏奔走承命，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使客行壽張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以告者長長為守視。頃之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取，故在其所。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鄆州尤多蝗。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居鄆五月，召還朝。糾察在京刑獄，充宗正寺條玉牒官。四年正月，同權知貢舉。是歲始更貢士，今奏名者才二百人，其罷黜者雖多。



莫有不服者。至有為賦以頌得人。上列賜近目墨字。公得稽古二字。時論榮之。楊佐判都水監。請鑿京北孟陽河。盛冬興役。死者數百人。又壞民廬舍。發掘丘墓百五十餘所。而河訖不成。百姓遮宰相自訴執政。乃收檢計。工役官匠屬吏囚呼寃不承。獄久不決。公奏理之。曰。佐始相度此河。使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皆佐為之。今置佐不問。而專罪餘人。不合人情。求以佐為首。會有詔疏獄。一槩解縱。不問。是時士大夫稍矜。虛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天。子嘗優容之下。

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上達衆。其漸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以防未亂。是歲天子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魚領名表。丞相請讓表辭。公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特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寔。



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  
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  
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  
清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  
重賂厚利羈靡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  
讓而不居於聖德猶高矣且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  
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  
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  
震雷雨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之陛下宜畏  
天命正當深自挹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

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章凡四上天子得公奏  
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斬章表不受於是忤時  
相初郭后既以廢薨天子加恩追復其號而不詳謚與  
祔廟且二十餘年至是禮官乃倡議請依禮祔郭后於  
廟朝議將許之公既爭曰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于寢  
不赴於同盟不反哭于廟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  
不足故名號闕然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  
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  
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



之夫人於被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后於三者  
無一也而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且傳曰不有廢  
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固心有正不正之禮存焉今欲  
扶所廢以為正必將抑所興以為不正古者不二嫡萬  
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按景祐詔  
書本不許郭氏祔廟議已決矣無為復紛紛以亂大禮  
宜令諸儒極其論難有詔并張洞奏伏重議洞論景祐  
詔書以謂追復郭后是人主意停止廟謚則執正所為  
公以議不同不連章已而丞相白太常趣定議將以裕  
前升祔公聞之又上奏曰臣觀洞之言乃是曼辭飾說

苟蔽前失以追復郭后則出於天子以停止廟謚則出  
于大臣共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若不幸而此言傳于  
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  
者以謂廢興不兩立而人君無嫡備禹世之後禮必不  
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辭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  
能許上起廢為功而<sup>猶</sup>且陰逼母后妄瀆正禮此其二  
也願并下<sup>臣</sup>章令兩制詳詳有詔是公議者乃止于是  
祫祭有日礼官建白請以孝章皇后以下四主享于別  
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有詔兩制集議公與胡宿等共  
上議曰按春秋傳曰大祫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裕之日別廟后主皆升  
合食遵用以為典制此皆祖宗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  
也未易輕改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為常一旦  
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意也傳曰祭從先  
祖如其故便公以列未盡又特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  
制度最明倫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為証  
所謂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恨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  
循守行之且百年者也今日君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  
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傳倡異代難  
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

儀欲擴隔四后使意萬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竊  
恨之昔貞高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臣和之者非  
一自以為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  
而通人未以為當既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利  
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用聖  
思也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上勞拜起者而禮官承  
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章謂近臣曰朕初謂禮需  
然苟以拜起為煩吾猶能之何憚也遂手詔罷議蜀人  
龍昌期者著書傳經以詭僻炫眾至詆毀周公雜用佛  
說擁弟子十數人至都文丞相荐諸朝以所著書示兩



制公與同烈。並奏昌期非聖不經。請下益州毀棄板本。事未行而昌期用荐賜五品服帛百尺。中外疑駭。公拜既曰。臣按昌期之書。違古畔道。所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使服火。正如之刑。則幸矣。又何嘗為。昔孔子作孝經。非聖人者無法。而朝廷頗多昌期之數。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今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反褒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賢亂沮勸顛倒。使迷國之計行于側。而非聖人之俗倡于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伏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

窺朝廷淺深。詞極切直。昌期亦惶懼。不敢受賜。裝卸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酹酒問指斥乘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集成桑達。市公移府。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公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准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公不行。公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煩。故建糾察一司。證審真偽。自邇以來。每有大弊。倍加精慎。此則先帝不敢蕪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



廷慎刑罰而遠足啟府縣地慢獄吏侵侮罪人術寃不  
得告訐之弊又朝廷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預于刑獄  
極慎人命至重之際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天子  
乃以公章下開封府著為令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朝  
官制未立如中書門下為宰相職號令乃以臣兼判  
兩省例已重諸如此類宜加裁定正其名體體它官典領  
一用舊例百司常務多關二府請擇重輕移付于下走  
吏章服與公御不殊宜著為苛級基閣省寺無所傳錄  
可依倣周禮唐六典著為一書天子以為可行召公與  
翰林胡宿受詔自詳公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

必將損益沿革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為已當得其人  
乃能成事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  
近三十年為功不就今之所為又重于樂自非周召管  
蕭之才恐雖三十年亦未可望也此再辭不許既受命  
公乃奏請未置局先條可改正裁損申明數事送中書  
門下奏詳可否然後刑定詔許為未及上明年三月韓  
再奏趣行之公乃與胡公詣政事堂略條一二事詔承  
相曰國家必欲修興官制勒成一經為後世法則宜先  
簡別條貫澄清流品使事事有法不然者虛列官府徒  
作定文無用也今且以數事言之如樞密院五代以來



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体不正無甚于此尚書二十四  
司今為虛名官員凡員盡財官政即欲改正官制則當  
罷樞密院廢三司省郎官不治事者以前資散官處之  
皆可手審刑院審官院群牧司提舉司糾察司駢衍于  
官皆當省還屬尚書九卿此裁損者也可手唐制諫官  
史官隨宰相入立仗下唐制中書出制勅門下審之而  
後尚書出告身唐制學士下領外職舍人分判六曹皆  
美政也必欲申明官制無先于此者今可手當開元時  
官有定員職有常守故李林甫之為六典也易然猶僅  
成一書耳卒之不能行也本朝隨事建官取便事而已

有司奉法守職可矣苟不能爾恐雖成書猶且復廢守  
文之周官唐六典是也丞相久之度不能行曰然此誠  
難事業已行姑徐徐為之居月餘韓以中丞言事出知  
蔡州又數月公帥長安然胡公犹在朝而朝廷亦不復  
問官判南云十月上親給祭太廟禮畢公以加恩上騎都  
尉進封開國子初翰林侍讀學字呂溱自真定府召還  
監司積與溱不平捕溱親吏按驗窮治得溱嘗借官麴  
作酒及以私貨往河東交易二罪溱先適知舒州而後  
獄具大理寺約法溱乃未嘗受推法不當蔽罪自溱事  
起外議紛紛言溱有死罪十獨天子素知溱薄過不致



于理奪漆侍讀分司南京而已公行制書具道上所以  
待漆意許漆自新上恩如此詔詞理當爾非有所左右  
也而自中丞知雜諫官御史爭上言漆罪大責輕公制  
詞不直天子察公無過以其章示公既而言漆者終不  
息上厭甚不得已為不用赦再削一官它舍人命詞與  
公無異言者乃止御史吳中復嘗荐文學鄭叔熊于朝  
故事御史荐士無特授官者前數年觀文殿學士王公  
舉正堂嘗薦叔熊既不行矣已而執政以中復故乃更追  
用舉前章除叔熊以官叔熊寔以醫自名為中復治嬖  
妾有功中復故稱之公刺訊中復聞之恨甚又憾前詆

欺不遂而公潔廉無私無可加誣者公前議郭后廟有  
語云上之廢郭后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然耳中  
復即深文排詆析言排語云此欲開導人主廢后是許  
敬中之倫中復既倡其端隨者翕然執政諸公雖知其  
不真然亦惡公數正言異已欲因事擠之以御史章上  
將開陳其端諸莫人主動意則排之矣而上輒曰此豈  
可行勅封去之每上輒然至十餘章後日有御史復上  
殿上遂謂之曰是又將言劉某耶此御史寔自欲言他  
事皇惧甚退更相告言諫官御史本亦承望上者雖數  
妾作不能不反顧已患既揣知上意即噤默不復言當



是時非人主素知公公幾不免公為人亮真正固其處  
已明甚循理蹈義志之所允乃形于言不以讖毫異內  
外也又以謂德性苟允則功名可遺學問苟明則文章  
不足事也其以待人亦推己意而同之然世俗方以夸  
嚴無定為成名虛譽崇飾為尚賢內不能自知則高自  
期待外以悅人則復以才能許人士之浮薄慕名者喜  
樂之與公异孫故與世多不合夫人王因謂公曰人以  
君為傲宜有以接俗孫諺公曰吾何傲也哉老者吾尊  
之少者吾賓之貴者吾嚴之賤者吾安之自謂宜矣世  
俗之人又欲其足之隨之諂之狎之然則是鄉原已吾

不為也是時執政為上與太平復行王化取其文致與  
周漢等隆而已士大夫知旨者趨謹附和咸得顯仕公  
乃介然獨立上下交忤謗言多益執政滋不悅公在西  
垣七年詔誥典重褒貶有体不可增損一字為上尊號  
時允五請一謝不移時即具又嘗一日有詔追封皇子  
公主九人宰相得旨即日待進公將上馬遂不解帶授  
筆書之凡數十言詞意皆不同吏騰白不服往返才食  
頃執政皆驚視以為所未嘗見吏有竊言曰公乃以此  
見忌耳故事舍人遷翰林者皆以久次執政不欲公在  
內每有闕輒置不用會永興軍闕守公自請治之執政



喜公之去。既奏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府事。公  
敬曰。臣本求永興。不望侍讀。不敢受詔。不許。既行六日。  
學士闕。遂越用范鎮。衆人為公惘然。公之辭行。而陳用  
將之術。且言頃來邊吏頗以飲食傭役得罪。即今武吏  
多不顧臨邊。如孫沔。呂溱。貴重有功名。也。以此見廢。設  
復有孟舒。魏尚之徒。臣固知議者之不能容此。乃馮唐  
所以疑漢文帝不能用。頗收也。臣願陛下容邊。臣潤畧  
細過。無督以微法。又言馬軍都指揮使張茂寔。本周王  
乳母子。嘗養宮中。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寔。近者御史  
中丞韓絳。又以傾宰相。重搖人心。臣謂要令兩善莫若

解茂寔兵權。處以外郡。于茂寔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  
嫌疑。上皆然之。是後邊將遂無以酒食吐者。茂寔頃之  
亦出知曹州。公以十一月至雍部。先是閏中比歲不登。  
百姓流移長安尤甚。公開倉廩賑之。絕寬賦歛。且通責  
省徭役。期會約束。康右。毋敢固糶。民若大錢。數變法疑  
惑。公使官吏俸錢。一皆中給。民因知官不復變矣。事必  
當請者。請而行之。其餘則皆以便宜。厝置視事三日。大  
雪盈尺。雍人喜曰。此公賜我。數月流民稍歸。明年大豐。  
熟。是時朝廷遣使均田。欲以苛貧富。以致頌。教上因公  
之西。勅至部。徐訪利害。以聞。于是孫琳。王均。河中府及



耀州名聚吏民暴露田間百姓相傳縣官且增賦稅所  
在研桑柘閔中囂然公遽上言方今天傷流移恐未可  
以均田願且召豐孫琳別俟豐歲以安民心初琳以方  
田法步地千步為方以方度之誠使其覈定無缺然但  
為能知田形高下耳至於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為差其  
勤力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  
田畝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當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  
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田察也  
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言事者樂其名公所以求待  
豐歲者愚作言之耳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

皆山田崎嶇二三百里間人以謂審如琳法非旬歲不  
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公論者驚嘆其謾會  
公奏至中書犹信琳言以公為不曉用琳章報公勅勝  
告民毋得殘桑柘而已頃之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  
平凡數百戶七年四月遷禮部郎中九月大饗明堂進  
封彭城郡開國侯公與歐陽公永叔相厚善及歐陽忝  
知政事高堂丞相韓公言公所為不如諍者之言也久之  
韓公謝曰雖失之東隅可以收之桑榆乎歐陽曰公能  
如是大善將還公為翰林學士會上不豫事且寢八年  
四月英宗皇帝即位進吏部郎中公治長安豪猾斂手



良民得職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為  
其祖偉所取信者持祚為令時勅耳偉家不徭後者五  
十年更西事調發下戶困敝而偉自若益相祚墓以已  
祖母合墓之謾云祚繼室也雷簡夫以處士登用能為  
文辭偉賂簡夫使為墓碑以信其偽偉因此出入公卿  
間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云偉固畏偉  
不敢言吏受賕者輒為偉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  
罪長安中謹呼稱神明會大赦未斷而公去雍偉因謀  
反變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廷  
以委御史乃不得變而偉亦以更大赦杖之而已長安

人恨之公在雍三年治嚴四出巴蜀人皆願得公為守  
引領莫望或相與至界上問使客劉公何時來是年公  
以疾自請八月召赴闕勾當三班院徙判太常寺兼禮  
儀事上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嘗臨朝上疾愈乃歸政帝  
有小人言二宮不歡諫者或訐而過直公以為當以義  
理從容感諷不可口舌爭也是時方進讀史記至抗授  
舜以天下公因陳前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岳禪之  
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  
于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辭氣明暢  
上竦辭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無不嗟喜動



色即日傳其語于外既退王翰林謂公曰公直言至此  
手慈壽聞之亦大喜治平元年四月公得驚眩疾數月  
不朝告且滿百日公求<sup>便</sup>郡養疾上謂執政曰劉某器  
識才學朝廷未見比<sup>其</sup>若雖病固當<sup>其</sup>乃復賜告堂一日  
講畢上謂學士諸公曰曾見劉某否病今何如可往省  
云于是王范兩學士來見公道上語會內苑橙寔初熟  
上使中貴人以五十枚賜公而問公起居所以慰撫甚  
厚公拜表謝而病亦少間因自陳家貧復求補外上愴  
然許之九月除知衛州換汝州郡久廢不治公召曹吏  
謂曰吾以病來此汝無以吾病故習前態謾欺分毫黥

罰汝吏人素聞威名戰栗不敢犯已而更以吏事委僚  
屬時時更改判畫舉大綱而已其所以賑飢窮省繇後  
誅鋤黠惡方畧如舊吏皆竊言公病枕而况不病耶二  
年十一月工郊進封開國公三年四月遷右諫議大夫  
公謝曰臣久病苟祿已無愧恥誠不敢望遷秩重朝訊  
議詔不許公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除諫  
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州不敢苟受之非以邀  
名也居無何召還闕公自陳病篤不能朝願罷學士治  
南臺許焉十一月改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尚書司御史  
臺四年正月今上嗣位改給事中明年四月八日薨于



此彙通志壹經解內有啟  
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  
意林二卷而狀作五卷

位享年五十所著春秋傳十五卷春秋權衡十七卷春  
秋說例二卷春秋文權二卷春秋意林五卷弟子記五  
卷七經小傳五卷皆成書易外傳二十卷元滌九篇通  
古五卷古風五卷皆未就文集若干卷公學問廣博無  
書不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  
文略皆究知大畧求其意義合于聖人者而世人所謂  
善者亦不廢也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直視慎星指  
曰此子法當得土不然乃得女居數日使者來因言宮  
中兩夫人皆當就館呂相視笑數月果生兩公主又嘗  
齋太一宮與內弟王欽臣直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

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與于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  
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之在長安時得三代時鐘鼎  
器四數十皆有篆刻銘識文字奇古公案讀之因以考  
知前代制度用也敷篋篋與前學者所說不同其所言  
齊黃同冕亦書傳所不載也公珍惜之嘗曰我死子孫  
以此丞堂我及病累年常使子弟誦書其側時聞古器  
以自適嘗嘆曰我所著書皆聖人微旨而不及書有成  
豈非天哉公與人交不求其脩得一善則稱道之其推  
進者甚衆而與江休復鄰幾最善嘗曰鄰幾和而不流  
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阮籍陶潛之倫也薦之于朝鄰



幾所以驟用修起居注。公有力焉。又嘗稱賈直孺人或  
訛賈者。公曰。賈何必全美。居今之世。而勁直有守。不阿  
貴位。此其足以過人遠矣。凡公論文如此。及鄰幾死。哭  
之慟曰。唯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為誌墓石。公為書之以  
致意焉。梅堯臣聖俞與公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  
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欲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  
果。公為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不發封。盡以贖  
梅氏。公平生未嘗輕為人書銘。特此二事。以經營二友  
云。公兩娶武威論氏。皆侍御史。贈某官。程之女。前夫人  
先公十七年卒。繼以女妹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

定國。郊社掌座。早死。次奉世。進士及第。大理寺丞。次當  
時。大理評事。少子安上。太常寺太祝。女子三人。長嫁大  
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于宗族。賜給甚厚。家事未嘗  
問。有無歲時。朝廷行禮。得以推恩。輒旁逮。疎族先人有  
田在蘓州。公未嘗取一粒。皆以畀內外親屬。及其終。家  
無餘財。公既沒。朝廷推恩。以兩子孫望旦。皆將作監生。  
主簿。又除族子安世名。聞所成。公安世父。敷坐法墮官。  
公嘗憐之。雅意敬官其子。故諸孤以安世名聞。所以成  
公意也。某年少。公四歲。及某能讀書。則公學問成立矣。  
故某所學。所聞。資取于公。而公志之所存。某竊預焉。公



于某友<sup>受</sup>天<sup>嘗</sup>曰唯得兄弟可以忘我病公不幸至  
于大故哀痛感慕無心以處豈復能詳記其徽美耶日  
月有期將以來歲某月從祔于先公誠莫自託于大賢  
君子垂名無疆而<sup>懼</sup>他人聞見之不詳且世俗之多諱  
愚不敢盡也故自抑推割而纂述其大概唯執事憫憐  
而賜纂述焉謹狀





